

# 戏曲人物

王学秀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戏曲艺术是祖国

是民族的瑰宝。在我们中华民族

族这样一

国里

初步统计现在全国约有3000个

登记在册

剧团

绝大多数属戏曲团体，登记在册

剧目

剧目

计3000个，传统剧目数量多达数百人。

古时

秦腔

言之，经过秦之击筑叩缶、唐之

古乐

宋之

本逐步发展形成的，至明代已渐趋成熟。

世宗

年代

的不完全统计，秦腔剧目共有3000多本。





《生旦净》古典独立封面

· 演唱会宣传单 · 音乐剧宣品

· 800元

1-300-1200-1350-422

· 一套原价 100 元

88 2-0388 62 14-2288-422

· 《生旦净》宣品 (和00) 宣传册 (和00) 前列歌 (和00)

# 品读戏曲人物

王学秀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品读戏曲人物 / 王学秀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80587-932-1

I. 品… II. 王… III. 秦腔—历史人物—人物研究—文  
集 IV. J825.41-53 K82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08 ) 第150255号

**书 名 品读戏曲人物**

---

作 者 王学秀 著

责任编辑 王红梅

封面设计 石 璞

出版发行 郭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市定西南路二支路 134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80587-932-1

定 价 38.00 元

---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戏曲艺术是祖国的国粹，是民族的瑰宝。在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戏剧大国里，据初步统计现在全国约有3444个艺术院团，其中绝大多数属戏曲团体，登记在册的剧种共计378个，传统剧目数量多达数万个。就古老的秦腔剧种而言，是经过秦之击筑叩缶、唐之梨园演奏和金元以后的院本逐步发展形成的，至明代已渐趋成熟。据20世纪60年代的不完全统计，秦腔剧目共有6000多本。其中，陕西省剧目工作室收藏有2689本，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收藏近3000本，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安市文联、西安易俗社，以及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等地也均有收藏。若加上20世纪80年代搞戏曲志新挖掘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创作的剧目，总数至少在9000本（包括独立小戏）以上，素有“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朝朝代代都写齐”之说。在这些浩瀚的秦腔剧中，大多属于历史故事戏，抨击了腐朽的封建朝政，唱出了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高扬了爱国情操，让人们知道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及主要人物与事件，懂得了历史上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很多人的历史知识，就是从这雅俗共赏的看戏、听戏中得来的。应该说，历史剧在潜移默化地向广大群众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然而，历史剧毕竟是一门艺术，而非历史教科书，既是艺术那就必然要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对历史史料做一番细致的艺术处理和新的诠释。为了服务于主题、创作曲折动人的故事和便于舞台的表演调度，这就无须拘泥历史事实的束缚，可以并允许于时空上拓宽视野，展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合理想象的翅膀，按照人们的意愿与审美价值，大胆进行夸张虚构、随意假托、旁扯枝蔓和移花接木。于是，在剧里便出现了把刘备挥刀斩蔡阳和华雄本为孙坚斩的故事，一并追加到关羽的头上；把刘封死于诸葛亮力劝刘备赐死之口，变成了“鼓滚刘封”的张飞之手；街亭之战的魏军统帅本为曹真，却变成了让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来统兵对付诸葛亮；唐代的法海是一位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禅师，却被丑化成菩萨面孔蛇蝎心，反对自由尊天神的“妖僧”；把唐代王播木兰院赶斋“饭后钟”，变成了宋代吕蒙正“十度赶斋九空归”活灵活现的故事；把杨业陈家谷口战斗遭俘绝食亡，变成了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前；把包拯大儿媳崔氏抚养包拯小儿子包綰（一名包绶）的事迹，张冠李戴为“包拯是由嫂抚养”；把刘皇后未让李宸妃母子相认一事，演绎成了“狸猫换太子”一桩奇案；把宋代话本中的“错斩崔宁”所衍变的故事，与明代官员况钟的事迹相糅在一起，打磨出了“人命关天要明察”这颇具教育意义的《十五贯》一剧；《徐九经升官记》的故事发生在清光绪年间，戏曲创作过程中却将时代背景前移到官场政治十分黑暗腐朽的明代末叶，并将原审案的南坡司司官五品齐御史，借用为明代官员徐九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很显然，千万勿可不辨真假地把

历史剧与历史现实一概等同起来，误认为历史剧中的人物与事件，就是历史上实实在在所发生过的真人真事，那难免就会面目全非而谬之千里了。

20世纪90年代初，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的《戏曲长廊》节目中，我们也常常收到一些听众和戏迷朋友的来信，就与历史剧相关联的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其事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疑窦，希望能给以解答。笔者在此建议和要求的鞭策下，深感重任在肩。于是，边研读史料，边分析比较，在学习中探索，在慎思中明辨，找出异同，下笔为文，并尝试在《戏曲长廊》节目中加进“说戏谈史品秦腔”这略带解读性的新元素。这样既满足了听众欣赏娱乐的需求，同时又从就戏讲史中了解到剧中故事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增强了节目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受到了广大听众和戏迷朋友的欢迎。兰州大学新闻系还特邀笔者为四年级学生讲授了戏曲欣赏课，同样收到比较好的效果。现将部分播出文稿，连同后来所增写的几篇文稿一起，经甄勘润色，补充修改，汇之成集，取名《品读戏曲人物》，也许对戏曲爱好者在普及历史知识及尽量免受误导方面，会有所启迪和帮助。笔者学识浅陋，既不是梨园道中人，也非史学研究者，勿论说戏或谈史，仅是个人学习心得的一孔之见，难免会有疏漏讹误和偏颇不当之处，敬希戏曲界和史学界的专家、朋友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本人不胜感谢！

王学秀

2007年4月22日于兰州陋香斋

# 目 录

品读戏曲人物



- 《赵氏孤儿》絮说 / 1  
拜谒春秋三义墓 / 8  
震主韩信遭冤杀 / 12  
蒯彻未封舌辩侯 / 18  
买臣马前未泼水 / 24  
《苏武牧羊》杂说 / 28  
窦娥好比孝妇贤 / 33  
董永家乡在何处 / 37  
和平使者王昭君 / 42  
马武何尝取洛阳 / 47  
宋弘与“金殿拒婚” / 53  
冤哉郭娘娘 / 57  
孙仁玉与《三回头》 / 62  
琐议《文姬归汉》 / 67  
鞭打督邮本刘备 / 71



- 陈宫并未“捉放曹” / 75  
华雄本为孙坚斩 / 82  
蔡阳命丧刘备手 / 86  
美女貂蝉本虚构 / 90  
刘备未曾借赵云 / 96  
哪来麋夫人托阿斗 / 102  
蒋干何尝屡中计 / 108  
借箭本属孙仲谋 / 114  
周瑜哪曾打黄盖 / 119  
关羽未伏华容道 / 124  
“美人计”事属子虚 / 130  
张松献地图的真相 / 137  
张飞何曾战马超 / 143  
黄忠力劈夏侯渊 / 148  
刘备张飞本亲家 / 152  
华佗何曾刮骨疗毒 / 157  
刘封未死张飞手 / 162  
兴苞焉能争先锋 / 168  
姜维降蜀之始末 / 174  
诸葛亮未设空城计 / 180  
凤冠霞帔激仲达 / 186





- 淫乱宫闱的胡太后 / 192  
 巾帼英雄冼夫人 / 199  
 花木兰其人新解 / 203  
 世勣上表救单童 / 208  
 薛仁贵与薛平贵 / 214  
 薛丁山与樊梨花 / 219  
 《打金枝》与郭子仪 / 224  
 人面桃花相映红 / 229  
 法海并非是妖僧 / 233  
 赵匡胤从未困河东 / 237  
 贺后岂能去骂殿 / 241  
 谁是北宋“八贤王” / 246  
 令公本为绝食亡 / 252  
 王冠吕戴“饭后钟” / 258  
 包拯并非嫂抚养 / 263  
 未有狸猫换太子 / 268  
 王魁原指王俊民 / 273  
 “精忠报国”话刺字 / 278  
 “双锤将”岳云 / 283  
 杂谈岳飞女儿银瓶 / 287  
 王十朋其人其事 / 292

祸国殃民贾似道 / 297

花云殊死战太平 / 302

朱元璋确曾斩爱婿 / 307

《十五贯》外真况钟 / 313

明代确有徐九经 / 319

邹应龙岂敢打严嵩 / 324

张冠李戴《二进宫》/ 331

汤显祖的澳门行 / 336

民族英雄袁崇焕 / 341

康熙不曾微服私访 / 346

菊部与花部 / 350

漫话“玉堂春”/ 354

谥号与庙号 / 362

有趣的戏剧博物馆 / 367

宏伟的德和园戏楼 / 371

后记 / 375

## 《赵氏孤儿》絮说

由著名剧作家马健翎先生改编的秦腔《赵氏孤儿》，源自纪君祥（又名纪天祥）的元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昆曲《赵氏孤儿记》和秦腔《八义图》等。该剧描写春秋时屠岸贾迷惑了荒淫无度的晋灵公，杀戮上卿赵盾全家三百余口，又要铲除赵家仅存的孤儿，义士程婴舍子而公孙杵臼舍命终于救出孤儿，精心抚养孤儿成人，同力诛灭了权奸屠岸贾终于报仇雪恨的故事。有的戏迷朋友来信询问，历史上是否真有程婴救孤立孤这回事？

说起来，史书上还真有关于赵氏孤儿故事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国语》，但书内仅记有赵氏族灭及赵武复立事。此后，《史记》中的《晋世家》、《赵世家》、《韩世家》，以及西汉刘向所撰的《说苑》和《新序》，也都详载了此事。不过，各书所记人物和情节不尽相同，与戏剧比较也有大的出入。譬如，搜孤救孤发生的年代，剧中标明在晋灵公时期（公元前622年—公元前607年），而《史记》所载则是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这时灵公早丧（卒于公元前607年），赵盾已故（卒于公元前601年），其爵位已由儿子赵朔承袭，时为晋将军。那么，身居司寇要职的屠岸贾为什么后来要夷灭赵氏九族呢？追溯起来，因灵公生前奢侈淫威，骄横残暴，“厚敛以雕墙（大肆征收赋税来雕饰宫墙）。从台上弹人（他从台上



用弹弓弹人），观其避丸也（观看人们躲避弹丸的情景）。宰夫腼熊蹯不熟（厨师炖煮熊掌不烂熟），灵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尸出弃之（让妇人搬着厨师的尸体出宫扔掉），过朝（绕过朝堂）。赵盾、随会（晋臣）前数谏，不听；已又见死人手（不久他们又看见死人的手），二人前谏。”（见《史记·晋世家》）因赵盾常犯颜直谏灵公的暴行，反惹得灵公恼怒，决意要除掉赵盾，使赵盾被迫出走。可当赵盾尚未逃出国界，闻灵公为昆弟将军赵穿所杀，遂回朝拥立襄公弟黑臀即位，史为成公。灵公死后十年，司寇屠岸贾却妄加已故赵盾犯有所谓弑君罪：“（屠）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尤为贼首（但他还是弑君逆贼的主谋）。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他的子孙在朝中为官），何以惩罪（怎么能惩治罪犯呢）？请诛之（请诛灭赵氏）.’韩厥曰：‘灵公遇贼（灵公遭逆贼所害），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所以没有诛杀他）。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随意诛杀叫作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作臣子的有了大事而国君不知道），是无君也（这是目无君主）.’”屠岸贾弗听，又不经请示晋景公，“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见《史记·赵世家》）

在京剧舞台上，赵朔妻（晋成公姊即戏中的公主）于囚房产下孤儿，屠岸贾只围而不搜，要等到孤儿满月后方处死。但据《史记》所载，当屠岸贾得知赵朔妻产下一男婴，便迫不及待地亲自到公宫搜孤：“（屠）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绔中（藏在裤裆里），祝（祷告）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当搜索到身边时），儿竟无声。”秦腔《赵氏孤儿》在处理这一情节时，基本上与史料相吻合。京剧等剧种只围不搜的情节处理则源自元杂剧，



正如元杂剧中屠岸贾所词云：“不争晋公主怀孕在身，产孤儿是我仇人；待满月钢刀铡死，才称我削草除根。”

“救孤”的关键是用他人婴儿来替换赵氏孤儿。赵家遭难之时，赵氏宾客公孙杵臼，问赵朔的好朋友程婴：“怎么不殉难而死呢？”程婴说：“赵朔妻有孕在身，如果幸运生个男孩，我要抚养他；如果是女的，我再慢点死罢了。”过了没多久，赵朔妻果然生下男婴。那么，如何才能安全救下真孤儿呢？据《史记·赵世家》载：“乃二人（即指赵氏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披裹上华丽的小被子），匿山中。”被屠岸贾杀害的就是这个“他人婴儿”。然而，在舞台上演出的则是程婴以亲生子替换了赵氏孤儿。程婴称自己“新生一子，名叫惊哥，为了救孤，愿舍亲生”。公孙杵臼听罢激奋不已地唱道：“似这样才能把屠贼瞒哄，真孤儿活在世安然太平。叫贤弟在此地不敢久停，回家去抱惊哥交与为兄。”细究起来，这一情节也是源自元杂剧。在杂剧里，屠贼贴出榜文，要拘刷晋国的同龄婴孩，料孤儿无处藏埋。这如何才能搭救忠良之后和全国的同龄婴孩呢？程婴到太平庄上找公孙杵臼商议，情愿将自己尚未满月的亲子，待假妆锦绷绣褥以替换赵氏孤儿，遂慨然赋诗道：“甘将自己亲生子，偷换他家赵氏孤；这本程婴义分应该的，只可惜遗累公孙老大夫。”随后，公孙杵臼和假孤儿便惨遭屠贼杀害。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这种以羊易牛的手法十分重要，它虽然与历史的真实不一样，但却反映了民心的真实。是啊，程婴为保全赵氏孤儿和全国同龄的婴儿免遭不幸，慨然献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这一“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的惊人之举，显得是何等的光华璀璨！



那么，赵氏孤儿又是如何被抚养成人的呢？按剧中的安排，当程婴佯装出首告发公孙杵臼藏匿孤儿以后，请求将一家老小收留在屠府庇护，程婴子程勃（即赵氏孤儿赵武）还被屠贼认作义子。其实，这一情节仍然是源自元杂剧。在杂剧中，当公孙杵臼撞阶基身亡后，屠岸贾便对程婴说：“程婴，你是我心腹之人，不如只在我家中做个门客，抬举你那孩儿成人长大。在你跟前习文，送在我跟前演武。我也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就将你的孩儿与我做个义儿。我偌大年纪了，后来我的官位，也等你的孩儿讨个应袭，你意下如何？”程婴赶忙答道：“多谢元帅抬举。”后来，屠岸贾给孤儿改名屠成。但据史料载：“诸将不许（不答应只杀掉杵臼一人），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确实已经死了），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这说明孤儿是由程婴在深山里抚养大的。据说，他们藏身的地方叫孟山，位于今山西省孟县城北18公里藏山村东，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孟山改为藏山。明末清初傅山《留题藏山》诗云：“藏山藏在九原东，神路双松谡谡风。雾嶂几层宫阙鲜，霜台三色绿黄红。当年难易人徒说，满壁丹青画不空。忠在晋家山亦敬，南峰一笏面楼中。”又据《韩城县志》载：“韩山赵文子（赵武死后被谥为文子）祠铸钟记文称：韩山，俗呼救郎山，又讹呼为九郎山，相传为程婴藏孤儿处。山之腹，有赵文子祠。”在韩城北街东侧还建有九郎庙，古时春秋习用豕一羊一进行雩祀。以上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挑明孤儿是由程婴在少见人烟的深山中抚养大的。

十五年后（即景公十七年），时为晋六卿之一而号为献子的义士韩厥（并非是京剧沿袭元杂剧称韩厥在当年助婴救孤时已自刎身



亡），向晋景公（亦非剧中称之晋悼公，更不会有像京剧里安排的让主政和侍奉晋悼公的魏绛出场）“具以实告”，申雪赵氏奇冤。当时景公因病而卜，说是要做大事业而没有成功的人的鬼魂在作祟。韩厥于是讲了赵武之曾祖父赵衰对晋国的功劳，并言“今后无祀（在他的后人却没能继承香火），以感景公。景公问曰：‘尚有世乎（还有他的后人活着吗）？’厥于是言赵武，而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见《史记·韩世家》）随后，赵武被召进朝，与程婴等同力诛杀权奸屠岸贾。剧之临终场前，程婴在“成功了”的欢笑声中闭目辞世而去。事实上，当赵武于五年后加冠时，程婴尚在。他为了表白自己当年力保孤儿的纯正用心，“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已继承了祖业），为成人（长大成人了），复故位（已恢复了赵氏原来的爵位），我将下报赵宣孟（盾死后谥为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不能不死）。彼以我为能成事（杵臼认为我能成就事情），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他就会认为我没有把事办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指服用粗麻布制成以缉边缘齐的丧服守丧）三年，为之祭邑（设置了专供祭祀的县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见《史记·赵世家》）不难看出，《赵氏孤儿》的故事经过艺术家们的精心加工，充满着冤仇必报、正义必伸的昂扬正气，表现出悲剧的壮烈美和崇高美，其人物形象也更加典型丰满而感人至深了。

元杂剧《赵氏孤儿》写成以后，不仅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而且在世界各地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早在公元 1732 年，元



杂剧《赵氏孤儿》便传到了法国。公元 1735 年，曾由伯莱玛尔（一译名为马若瑟）译成法语，因这仅是个节译本，后由仇利恩补充订正为一个完整的译本。公元 1762 年，又有人根据法译本再译为英译本。法国十八世纪著名的文学巨匠伏尔泰曾赞叹道：“这出中国戏，无疑是胜过我们同时代作品的。”他于公元 1754 年将《赵氏孤儿》改写成一部诗剧，易名为《中国孤儿》，力图证明中国文明的伟大力量和价值。该剧首先在作者所居日内瓦附近的乐园村预演，公元 1755 年 8 月 20 日由法兰西剧院在巴黎正式上演，大获成功，成为被介绍到欧洲的第一部中国古典戏剧。就在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上演不久，英国剧作家墨菲又对该剧进行了一些修改，并且搬上舞台，同样演出非常成功。此后，曾在法、英、德、俄轰动一时的《赵氏孤儿》，又很快传遍了欧美和世界各地，进而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滋养品，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尚需说明，在查阅史料时，发现有些事各书所载有异。譬如，赵氏族灭及赵武复立之事，《左传》所载内容过于简约，文中未提及屠岸贾其人。就连《史记·晋世家》也未涉猎到屠岸贾。而在《史记·赵世家·韩世家》里，则首次披露了这位屠赵搜孤的关键性人物晋司寇屠岸贾的劣迹，以及程婴、公孙杵臼救孤扶孤和韩厥力劝晋景公昭雪除奸、复立赵氏孤儿的全过程，尤以《史记·赵世家》所载最为详尽。再如，关于驸马赵朔的夫人庄姬，按《史记·赵世家》所载本为“成公姊”，而在《左传》成公四年“晋赵婴（即赵婴齐）通于赵庄姬”条中，却注明“赵庄姬，赵朔之妻，成公女”。晋成公是晋文公之子，赵朔是赵衰之孙，若按常理以辈分推算，似乎庄姬系成公的女儿较为妥当。再如，据《史记·赵世家》载，当赵盾被妾加



上“弑君”的罪名后，屠岸贾于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可是，据《左传》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的记述，赵庄姬为了三年前（即成公五年）赵同、赵括将赵婴齐放逐到齐国的缘故，在晋景公面前诬陷“赵同、赵括将要作乱”，并由栾氏、郤氏为她作证，以致“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在《史记·晋世家》里，同样也载有：“（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由此看来，当年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仅杀了赵盾的后代赵朔和“假孤儿”，并未全部诛灭赵氏家族。这些疑异处的事实真相，当由历史学家们专题解析了。总之，以程婴救孤立孤为核心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是有历史根据的，其本事主要源自《史记·赵世家》，同时出于艺术生活表现求真的需要，又不受历史真实的拘囿，作了加工点缀和艺术夸张，从而绘制成完整美妙的艺术画卷。